



陈香梅全集

9

A Collection of Anna Chennault's Writings



陈香梅



1980 年为布什总统竞选演讲



1988 年在美国国防部和空军副部长叙谈



在华府和华人社团合影

陈香梅教育基金 首届优秀教师奖颁奖



1999年5月在北京为优秀教师颁奖



获亚裔杰出妇女奖



与友人孙运璿(右三)先生等合影



1995 年冬，在华盛顿与六妹陈香桃及何鸿荣夫人合影



在纽约共和党大会上与亚裔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本昌夫妇合影



1974 年代表尼克松总统赠送照片给尼克松竞选的海外支持者



1994 年在湖南芷江



与主编杨汝戡先生交换《陈香梅全集》编纂意见

会见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保平先生





1999 年国庆前夕,在北京河北饭店与主编、责任编辑商谈编辑事宜时合影



2000 年 2 月 28 日,在河北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第二次商谈编辑事宜,与编辑人员合影

杂 文



物质文明与道德观念

是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刚刚结束了一星期的演讲课程，从芝加哥乘机飞回华盛顿。这班飞机多半是拥挤的，那个晚上因为是星期五，机上座无虚席。

坐在我右边窗口座位的是一个年轻人，顶多二十五六岁，他是工程师，从芝城到华府去看望他的新婚哥哥；坐在我左边两行相对座位有四个乘客，两男两女。两个女的一上机就语惊四座，与她们同来的一位男子也不示弱。另一位男客是一位空军上校，他先就坐在那儿，并不与那两女一男相识。

空中小姐照料晚餐时，照例每位乘客都可以买酒，坐在我身旁的男客问我：“你喝酒吗？”我说：“不。”他说：“那么你把叫的酒送我喝岂不甚好？”我说：“我想这样做不太老实。”他说：“对不起。”

这时我左边的四位乘客已开始喝香槟，我看那位军人非常勉强，但又不好意思扫他人之兴。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两位女客是公务员，男的也是为公家服务的心理学家，那位军人则刚从越南回国。

空中小姐问其中一位女的说：“你光喝酒，不吃晚饭？”那女的回答说：“我的男朋友要请我吃晚饭，我假如现在吃了饭，



岂不是便宜了他。”于是她不断地向空中小姐要香槟酒，两位空中小姐忙不过来，索性把整瓶香槟放在他们的位置上。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男客看得非常眼红，也嚷着要酒，空中小姐如法炮制，也把整瓶香槟递给了他。就在那时，飞行员宣布我们快要着陆了。那位年轻人把酒瓶放到大衣口袋里，然后笑着对我说：“我又喝又拿，你看我的本领高明不高明？”

我无言以对。

物质享受是否使人忽略了道德的价值呢？

不久以前，我有一位朋友聘请女秘书，今日又聘请职员。这些应征的人除了要高薪之外，还要谈各项福利、医药保险等等。这还罢了，最使人倒胃口的是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事业还未稳定，却先要讨论退休计划及养老金，毫无年轻人的创造冒险精神；美国人祖先们乘“五月花”乘风破浪，到新大陆来开荒的那份勇气，好像已经被电脑机械化了，被电冰箱冻藏起来了一般。

自从两月前，我自东南亚回美之后，就到各大学演讲东南亚情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美国人对于世界大局已开始关心；忧的是左派分子在美国的渗透，已是如此的猖獗。“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管仲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料想到，自助餐与电视机这些摩登发明，会使人类忽略了精神文明，减低了道德观念。

约翰逊总统上任后，新的计划很多，在他所创立的“大社会制度”（Great Society）下，他要消灭种族歧视，要推进职业机会平等，要消灭贫穷。上两点我们不谈，现在单就消灭贫穷这一点来分析一下。

首先，美国这个金元国家，这个国富兵强的国家，是不该有贫穷现象的；假如有，可以说是人为的，是制度造成的。美



国近年来农业部的新方案，说是要协助农民，派了许多所谓“专家”下乡，指导农民种这种那，同时又限制他们“自行发展”的方式；许多小农场、小牧场，经过政府大员的指导后，只好关门大吉。当然，农业的畸形发展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小农场斗不过大农场，生产过剩等等都是原因；但农业部增加了无可数计的职员，目的是解决农业问题，而其结果却适得其反，这是工业发达的一大讽刺。

农人失业，只好向政府申请补助，羊毛出在羊身上，于是又多了一项救济。

肯尼迪总统的妹婿克里福不但是和平工作团的主脑，同时也是机会均等机构的领导人。这两个机构之庞大，费用之惊人，一直在受各方的批评，大家都在问：“他们到底救济了谁？”

在美国的南方山地、宾州的矿区、西弗吉尼亚州的农场，的确有些工人与农民因为矿区荒置，农场冷落而需要救济，但这只是小部分。假如他们愿意做其他工作，仍不会失业的。今日美国的政客们为了争取选票，于是拼命地推行救济，而选民们也巴不得白吃白喝，等候政府来照顾他们，这种不良风气就像毒菌、野草，一蔓延之后，就无法收拾。

政治上的毒液，如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危机。

且看那些长了羊胡子、不剪须、不修边幅的男人，再看那些穿得随随便便的少女，他们代表了这个新时代的一群。有人讽刺说：“水和肥皂并非奢侈品，他们为何不去洗个澡！”

丰衣足食本来是与国富兵强相并而行的，今日美国两点都有了，但假如不好自为之，这个自由世界的主人翁，可能危机重重。

英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实行所谓社会福利制度。



经过二十年的实验，证明这制度有不少漏洞。你今日问任何一位英国人，他们都宁愿恢复战前制度。所谓公家医药保险、养老基金，只是不断地增加税项，每年福利经费消耗在一百六十一亿以上。英国只是英伦三岛，美国一共五十大州，若也走英国路线，许多人说，不是来个制度革命，就得再来一次像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间的景气。

美国十年来税收项目每年激增，美国政府的支出一九五四年是三百七十亿元，一九六五年的预算是七百亿元。美国人的平均享受当然也达高峰，但商业的繁荣能维持多久，这是一般企业家的隐忧。

一位在底特律汽车城的老板说：“工资激增，税收上升，物价高涨，这个大社会制度该来一次检讨。”

上周，当美国东北部，连最大城市纽约都突然停电十四小时，许多人非常震惊。这证明一点，物质文明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险。

有一位朋友半夜里从纽约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旅馆里没有灯，也没有食物，几乎想把自己吃掉。”

我开玩笑说：“你也尝尝饥饿的痛苦，这对于德性颇有帮助。”

我是否有点太过分呢？科学文明若不能与精神文明相并进，总是可忧的现象。

谈人生与时间

Some friends gave me a box of moon cakes. Were it not for that I would not have remembered that it was Mid-Autumn Festival time again. Maybe it is because we all are hurrying too much along the road of life, chasing we know not what, that we forget to pause and mark the change of season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Reading an article in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by a cancer-stricken woman scientist makes me realize that only those who have lost their health can really learn to treasure the fleeting moments of life.

中秋节的那一天，有位朋友送来了两盒月饼，若不是因为看见了月饼，我根本连那天是中秋也不晓得。只晓得这几天早上起来有点凉意，许多树叶也由绿色变作红色。记得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常常出的作文题目是：《一年容易又秋风》。在那个时候，年纪轻轻，无忧无虑，作起文章却爱无病呻吟，颇有黛玉葬花那种情绪，如今入世渐深，在情感方面总是留个余地，那种风花雪月的文句竟然写不出来了，即使写出来了也觉得生硬，觉得不顺眼。这使我想起了辛弃疾的词：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首词太有道理，把我们这一辈子的人的心境一言道破。

记不起是谁说的：人在少年时因为情感丰富，所以爱作诗填词；入了中年，人生经验渐足，把所见所闻，变作小说；到了老年，看尽人间冷暖，不再易于行动，于是写点散文，作个旁观者。

基督是主张入世的，那就是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佛家是讲求出世的，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无论他是出世或是入世，其宗旨总是勉励世人不要生活得太紧张。

在这个原子时代，要生活过得不太紧张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大家都在赛跑，你若只慢慢吞吞地走慢步，那你就要被抛在后面，因此我们常常说：要迎头赶上，可是赶上了又如何，对于这一点大家都不甚了了，因为有时赶上了一站，忽然发现前面还有比自己跑得更快的，因此，许多人就不断地追赶，甚至连自己所要追寻的是什么都忘记了，忽略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在生命的路程上赶得太快了，我们错过了许多良辰美景，我们错过了多少春花秋月。台北友人来信提到中秋赏月的雅事，而我竟连哪天是中秋都茫然无所知，我是不是也跑得太快了呢？

最近我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患癌疾的女科学家所写的。她患癌疾已有十一年，开刀、电疗等等也不知做过多少次，可是她仍然没有失掉对于人生的希望与志趣。她说：“因为患了病才知道生命之可贵，才尽量去利用人生短促的时间，去享受人生每一个美好的辰光。”